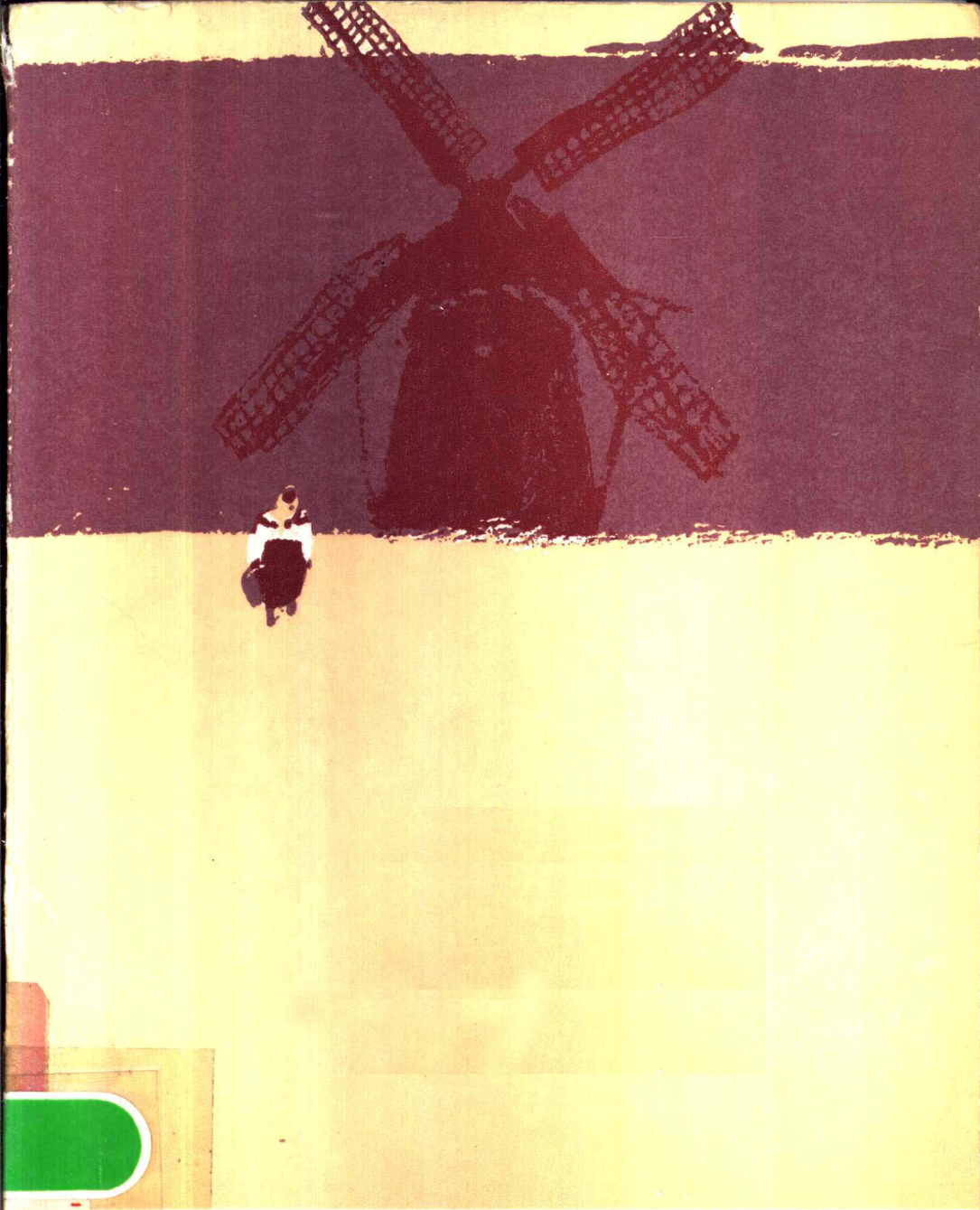




奥若什科娃小说选

奥若什科娃小说选

施 友 松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E. Orzeskowa
OPOWIADANIA

根据Э.ОЖЕШКО: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5及Э.
ОЖЕШКО: РАССКАЗ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转译。

奥若什科娃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5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36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插页3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500

书号10019·3457

定价 1.75元



作者像

目 次

荒 年	1
不愉快的山歌	16
尤丽安卡	95
十四分之一	170
西里菲达	232
安东宁娜小姐	316
罗曼诺娃	350
A...B...C	415
达杰乌什	446
冬 夜	463
译后记	523

荒 年

听一听吧，高贵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要向你们讲一个短短的故事。

你们曾否有过一个时期，从你们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把目光投向真正的下层社会，深入到那些阴暗的、颠连无告的、丧失了一切美好事物的社会阶层？那些阶层的命运便是沉重的劳动。你们曾否看见，什么样的苦难在那儿的最底层煎熬，什么样的痛苦从内部撕裂这个——在你们的观念中是模糊的——扰扰攘攘的人群？

啊，高贵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你们总以为：在这些粗野的、不雅观的下层社会中，唯有污秽和愚蠢罢了，为什么要向那儿瞥视呢？诚然是这样。假如你们不愿意让自己喜气洋洋的面孔阴郁起来，就别接近老百姓吧；最好是到枝形挂灯照得通明、香气馥郁的客厅里去，在那儿跳舞吧，享乐吧。但是，假如在你们中间还有良心，它们珍贵的不是堂堂的外表，而是真正的人性的话，假如还有理智，它们想探求社会灾难的原因的话，那么，就让它们仔细瞧瞧千百万人的生活，让他们仔细瞧瞧艰苦的、惨淡的生活吧，——要知道较为幸运的人们对它的判断很少是正确的，他们十之八九是诽谤它、污蔑它。在那儿，你们的心将发现生活的悲剧和爱情的目的，而理智将获得唤醒它们力求进步、力求那样一种进步的知识：它将使幸福加速到来，不是为了独夫，不是为

了优胜者，而是为了大多数人。

我的故事是很短的。这只是世界上千百万次重演着的悲剧之一，那些悲剧在人类的愚昧可怜的一部分中疯狂地上演，而后就消逝了，连痕迹也不留下。当它的消息达到我的耳鼓时，我也曾惊讶地思索，直到今日，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还在扮演这样的悲剧。

那么，高贵的、文明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就请你们听一听愚昧可怜的人的故事吧。

*

*

*

一八五四到一八五五和一八五六年是非常凄惨的。饥荒，可怕的饥荒以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着老百姓的胸膛；成千上万的人——国家倚靠他们的劳动才有每日的粮食、才有可庆的丰年的人——相继饿死了。

悲哀的、沉痛的、绝望的呻吟从老百姓的胸膛里迸出来：“面包啊！面包啊！”——它的回声在天空中回响，在地面上荡漾。老天爷在夏季送来了最严酷的暑热，在春天送来了最充沛的雨水。裸麦在平地上腐烂，在山岗上枯焦。时运亨通的伙计们心花怒放，而老百姓却用尽最后的气力呼喊：“面包啊！面包啊！”

在上面所说的三年中的哪一年——我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我不说，有一座白色的、漂亮的绅士庄园。屋宇象是用明净的大窗户冷眼旁观着世界，牵牛花沿着台阶蔓延，周围长着剪得平平的、间杂着延命菊和铃兰的青草。在大门外展开宽广的田地和草场，五颜六色，如同地毯一般。过了草场，一条狭窄的、然而却是水深流急的小河在奔泻。从河那边到长满杜松的山岗，倚伏着一个灰色的、贫苦的小村庄。在低矮的农舍后面现出几个高

高的十字架，而不远的地方，有一丛小桦林闪着白色的树皮，簌簌地响着，仿佛想用它的簇叶的忧郁的歌儿抚慰脸色苍白的村童入眠。

庄园里住了一位年轻有钱的东家；他在不久以前结了婚，好象是在某个大城市里。东家是厚道的——他不欺负人，不打他们，不骂他们，可也不和他们打交道；然而这是没有必要的，要晓得东家有管家干那一套哪。何况他和愚昧的老百姓有什么可谈的呢？东家经常读书，可是有谁猜得到，他从书本子里读到了多少好东西，假如他不能按照它们学会博爱的话！？……常常有客人来到；东家殷勤地出来迎接他们，和先生们接吻，对太太们鞠躬，把他们请进漂亮的客厅，不止一次，在半夜三更从白屋子宽敞的窗户里传出活跃的语声、快乐的嬉笑和美妙的音乐。

女东家的脸蛋儿白白的，象百合花瓣似的，鲜红的樱唇，乌黑的大眼睛；一双手儿是纤纤素手，而仪态是雍容华贵的。她同样是厚道的，因为她既不责骂也不羞辱任何人，不过，庄稼汉她是不能容忍的。本色粗呢上衣的气味和粗鲁的村言俗语她受不了。在娘家她从来没有见过农民，总是听爸爸讲：他们全是懒汉和小偷，而从妈妈那儿听到的是：和平民来往是有失体统的。话也得说回来，她干吗要和庄稼汉往来？难道她认识的高贵的太太和先生还少么？女东家经常弹钢琴，可是有谁猜得到：音乐用什么样的声音充满着她的心，假使没有用博爱的声音充满它的话？！……

小村子里住了三十家农户，主宰着他们的是……可怕的、残酷无情的饥荒。

在这小村子里，有一栋小房子坐落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围绕在树木当中；它显得有点特别清静悦目，虽然是低矮的和灰色

的。这是从前的殷实户主西蒙·哈尔瓦尔的房子。西蒙过去的确是富裕的——他有过两匹马，一对犍牛，粮食通常是全年够吃，对一个农民来说，还需要什么呢？可是，来了几个五谷歉收的年头，马上看出来：原来哈尔瓦尔的家当并不是吃著不穷的。他卖掉了一匹马，而后又卖掉了另一匹，一头犍牛倒毙了，跟着裸麦也没有了。哈尔瓦尔起早摸黑，烧酒也不喝，然而，不管勤劳也好，戒酒也好，全不济事，饥荒渐渐地折磨他。秋天，哈尔瓦尔家里烤的是大麦做的面包，冬天是麸皮做的，到春天可就连麸皮也没有了……他们开始吃草。哈尔瓦尔哭了，用破了的粗呢上衣的袖子拭擦眼泪。他到庄园里去乞求粮食；庄园里每星期给他一加尔涅茨^①裸麦；难道这对一个庄稼汉算少吗？对哈尔瓦尔显然少了，因为他有老婆和孩子。星期一和星期二家里吃的是用老爷的裸麦煮的薄羹，过后从新煮食青草。哈尔瓦尔哭了，因为他有老婆和孩子。

哈尔瓦尔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躺在柳条编成的、用粗绳子吊在屋角的摇篮里，他不是睡觉，便是尖叫；第二个在地上爬行，多半是和小猫一同坐在条凳底下；第三个是小姑娘，白天照看两个小的孩子，一到黄昏便在壁炉上蜷缩着打瞌睡；哈尔瓦尔第四个、也是最大的女儿甘卡有十五岁了。她是村子里出名的最漂亮的姑娘，当她长大了的时候，生得亭亭玉立，仿佛是矮树丛中的小白桦；眼睛是浅蓝色的，象毋忘依花一样，目光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妩媚，会使你心不由主地爱上了这个姑娘；两根浓密的浅色的发辫有时盘在她晒黑了的、然而平滑洁净的额上，有时散开来，从白头巾下直垂到腰后。

① 加尔涅茨，旧谷物容量名，一加尔涅茨的容量，相当于公制 3.28 公升。

当哈尔瓦尔还不知道贫穷是什么，他家里吃的不是青草而是面包的时候，甘卡常常打扮自己，穿一件红色的胸衣，项下挂一串珍珠，浅色的头发中系上一根鲜红的小带子，于是，全村的年轻小伙子们要把眼光从她身上挪开是办不到的，虽然谈到遣媒说合的话，还嫌她年龄太小。

在全村的小伙子当中，有个十八岁的瓦西列克·赫玛拉，他把最温柔和最热情的目光投射在甘卡身上。小伙子是个数一数二的青年。他是一个既不喝酒而又能干的工人。正直而且老成——从眼睛里看得出来，面孔是绯红的，容光焕发。甘卡早就认得瓦西列克，小时候他们在一块儿放牧牛羊，后来，当她开始帮妈妈料理家务，每天跑到井边去打水时，瓦西列克时常出现在那儿；他从她手里夺过桶子，汲满了水提到她家门前，而他和她并排走着，他们那样快乐地和高声地谈笑，甚至惹得邻人们也从篱笆后面窥视。

当他们一同在庄园里干活的时候，瓦西列克总是帮助甘卡，回家时便要求她给他唱个歌儿作为酬劳；甘卡唱着，小伙子用热情的目光望着她。女郎和快活老成的瓦西列克很要好。和他在一块的时候，她常常更愿意去服劳役，对他的母亲鞠躬也比对别的女人低些，假如和他长久没有见面，她便凝视着往村里去的道路，直到泪水迷糊了蓝色的眼睛，而芳心中不知何故变得那样抑郁；连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不可爱了。

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好象在沙龙里和小村子里同样被称为爱情——使大自然和人民的两个年轻纯洁的孩子互相吸引着。

还在哈尔瓦尔家里不缺面包，而甘卡是十四岁的时候，有一回哈尔瓦尔走失了一只小绵羊，打发甘卡去追寻。女郎在田野

间来回走了许久，太阳已快落山的时候，她碰见了瓦西列克。他们开始一同寻找，在远离村子的地方找到了小绵羊，赶着它在前面走，慢慢回家来。这是晚夏中一个安静甜蜜的黄昏；小桦林喧响着，远处有小伙子们吹着芦笛，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不知怎的那样优美同时却又那样抑郁……忧愁攫住了甘卡和瓦西列克的心……他们默默地走着。

“甘卡，”瓦西列克终于说了，抬起头望着她。“没有人托媒到你家来吗？”

“有谁呢？”脸上泛起红晕的甘卡低声回答。“谁也没有。”

“假如有人托媒来呢？”瓦西列克问，一会儿望着地下，一会儿瞧着女郎。

“那又怎么样？”她回答。“我求妈别答应他们就完了。”

“为什么你求妈别答应他们呢？”

女郎不回答，只是垂下眼睛。

“假如我托媒人到你家来呢？”瓦西列克又问。

“你果真要说么，瓦西列克！”甘卡低声说，满脸都红了。

“假如我托媒人来呢？”小伙子固执地说。“喂，怎么样，讲吧，你也求妈别答应他们吗？”

“我求妈答应他们就是了。”甘卡说，用手蒙着脸。

这时候，他们站在小桦林的旁边；风儿亲切地飒飒作响，芦笛悠扬地吹着，天空是晴朗的。幸福的、多情的瓦西列克拥抱了羞答答的甘卡，第一次热烈地吻她。

甘卡和瓦西列克深深地相爱着。他们的父母知道了这回事，而且赞同孩子们的爱情，可就是无力举办婚礼，因此，决定等到宽裕的时候再让他们按照教会仪式结婚。一对年轻人并没有因此抱怨，因为他们本来就好好地在一块干活，互相爱慕，而且

幻想……

幻想！当谈到庄稼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可怕的说法啊！难道庄稼人在幻想么？呀，正是！庄稼人也在幻想啦，当他们年纪轻轻、没有被生活担子和沉重的劳动压倒的时候，当他们心里的人的感情没有被从老爷的酿酒厂里源源流出的烧酒浇灭的时候。

就这样，甘卡和瓦西列克幻想着将来。在休假的日子里，他们不止一次坐在屋子门槛上谈着：不久要结婚了，他们将有他们自己的小房子，雪白的，干干净净的。爸爸会给甘卡一头母牛，妈妈呢——满满一箱红裙子和绣了红花的白衬衣。甘卡将成为自己家里的好主妇，而瓦西列克要开始尽力干活，来减轻她的劳动，并且任何时候，一生中任何时候都不喝酒；他们将在墙上挂起烫金的小圣像画；屋子前面要种上几垅万寿菊和红罂粟花，而彼此要深深地相爱着，深深地、永远地、热烈地相爱着；他们怎么会不相爱啊，如果他们两口子那样好！

一对青年人幻想着，时光易逝，一天完了，月亮照着他们浅色的头发，而他们依旧坐在门槛上，手臂挽着手臂，眼睛望着眼睛，轻轻地、甜蜜地、诚挚地交谈着。

有时候，瓦西列克和甘卡一同走过老爷庄园旁边，他指着东家洁白明亮的屋子说：

“那儿有多美，甘卡！”

而她回答：

“假如我是一个有钱的小姐，那我已经嫁了你，我们也住在这样漂亮的屋子里了。”

“只要我们结了婚，我们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也会过得好好的。”小伙子说，于是，两人不再羡慕有钱老爷的庄园，望了望走了。

冬天过去了，严重的饥荒向村里窥伺；瓦西列克家里和甘卡家里已经连大麦面包也没有了。

青年人的面孔迅速消瘦了，瓦西列克的眼眶陷下去了。甘卡眼睛里活泼的天蓝色也逐渐消失，因为饥荒是可怕的破坏者：它侵蚀胸膛，使面孔变黑，熄灭眼睛的光辉。但是，两个青年人不怨天，不尤人，尽可能干活。只是瓦西列克现在难得笑了，而甘卡也不再歌唱，然而他们仍然和先前一样相亲相爱，甚至更坚贞。

春天来了，麸皮做的面包也没有了。每星期从东家那里拿到一加尔涅茨裸麦，可是靠一加尔涅茨维持漫长的七天是困难的。因为甘卡家里有三个大人和三个小孩，而瓦西列克家里是五个大人和两个小孩。

青年人的面孔越来越苍白了，眼睛陷入得更深了，甘卡眼睛里的光辉也一天天更明显地熄灭了；她的修长的、柔软的身躯伛偻起来，嘴唇边撇不开哀愁的表情。但是，瓦西列克是顽强的、坚定的，虽然他脸色苍白，两颊瘦削，仍然象先前一样在东家地里面和自己家里干活，而当他在爱人身边的时候，他压抑着焚心的饥火，对着她微笑。可是甘卡越来越衰弱了。不止一次，当她在村里走动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发黑，身躯摇晃，疼痛象铁箍似的紧勒着她的胸膛。

这就是庄稼人的希望和幻想啊！两个人相亲相爱，努力追求幸福，期待着它——可是，饥荒就来了，摧残和杀死……

那一个春天东家和女东家十分操心。四月里将有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他们结婚的周年纪念日。家里已经收拾好了客厅，从遥远的外国给女东家寄来了绝美的外衣。花园里盛开着芬芳的水仙花，紫罗兰铺满草地。在等待会期来临的当儿，东家

看书，女东家弹琴，但不管书本也好，乐声也好，都没有向他们提到邻人们遭遇的不幸，没有提到瓦西列克和甘卡的痛苦，以及他们日益憔悴的面孔和幻灭了的希望。

这是两个世界啊！

温暖的四月给大地换上了翠绿的新装，百灵鸟在歌唱，福寿草早就开花了；可是在这个不幸的、贫苦的岁月，村子里谁也没有心情去听春鸟的啁啾，没有一个大姑娘把鲜花插上自己的鬓发。

在一个四月里的黄昏，甘卡坐在门槛上。西斜的阳光给她的头发镀了一层金，她把头低垂在两只瘦削的手上，在她苍白枯萎的脸上现出悲哀和痛苦的表情。爸爸和妈妈服劳役去了；弟弟和小猫一同藏在条凳底下；妹妹在暖炉上蜷曲着身子哼叫；最小的弟弟生了病，满身肿胀，奄奄一息地睡在摇篮里。

甘卡久久地坐着，沉湎在自己的思虑中。太阳已快落山的时候，瓦西列克从篱笆后面转出来，慢慢走到她身边，一言不发，挨着她坐下。

女郎把泪眼模糊的视线转向情人，瓦西列克用手掌托着下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阵子，默默无言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瓦西列克，”忽然，甘卡仿佛记起了什么，开始说话了，“你今天吃了裸麦粥吗？”

小伙子把手一摇。

“哪有什么裸麦粥！”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我们吃的是蒺藜和荨麻，因为管家自从生了我们的气以后，就不肯把裸麦发给我们了。”

甘卡迅速地站起来，走进屋子，这一天是星期二，她家里用东家的裸麦煮了稀粥；甘卡没有吃它，她整天什么也没有吃，把

自己的一分留给了瓦西列克。她知道他在庄园里没有领到裸麦，会饿着肚皮到她家来的。过了一会儿，女郎从屋里出来，递给情人一个木匙和一提锅食物。

瓦西列克慌忙地抓住提锅，狼吞虎咽地吃下这种极其平常的食物。当他吃的时候，眼睛射出光辉，消瘦的两颊泛起绯红色；他忘了世界上的一切，甚至连甘卡也忘记了，只是吃呀吃呀，直到提锅里点滴不剩。他这样贪馋地享受用老爷的裸麦煮的稀粥是毫不足怪的——要知道他已经有两个星期仅仅靠煮熟的青草苟延性命。

甘卡怀着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瞧着他；饥饿在割裂她的胸膛，可是她把自己的口粮给了爱人。

她从瓦西列克手里接过空提锅，拿进屋里去了；随后转回来，和小伙子并排坐在门槛上，用两只手挽着他的脖子，把脑袋靠在他肩膀上。而他用一只手抱着她贴紧自己，另一只手抚摸她浅色的、披散的头发。

“你是我的天鹰，瓦西列克！”女郎低声说。

“我的小鸽子，好宝贝！”他轻轻地回答。

于是，他们沉默了，静悄悄地坐着；他们还有彼此相爱的力量，可是饥饿钳紧了他们的喉咙，使他们讲不出话来。

太阳落下了地平线，从老爷地里回来的人们在村子的对面一头出现了。甘卡起来了，瓦西列克也站了起来。他还久久地舍不得把她从怀里放开，他们象先前一样默默相视，终于交换了一个热烈的长吻……小伙子低垂着脑袋进村里去了，甘卡在他后面凝视了一会，然后走进屋里，她一点力气都没有，跌倒在条凳上。

正在这同一个时间，东家和女东家在庄园里沿着碧绿的草

地和盛开的百合花坛中间一条宽阔干净的花径散步。

女东家靠着丈夫的臂膀，和他谈着即将到来的庆祝会和自己华丽无比的外衣，告诉他理想中的旅行和冬季的娱乐。东家把妻子的小手握在自己掌心里，听着她愉快的絮絮不休的长谈，然后叙述在书本里读到的和从前周游世界时看到的一切。太阳落了山，女仆前来禀告：香茶已经泡好了。东家和女东家踱进屋里，在打开了的窗户旁边喝茶吃点心，一面仍旧兴致勃勃地谈着。过后，天色已黑，听见了钢琴声——这是女东家在演奏，而东家坐在她身边听音乐，不时吻着妻子雪白的小手和鲜红的嘴唇。

看哪！这是两种爱情、两对情人、两个世界！……

在这个四月的黄昏以后的第二天，甘卡的爸爸和妈妈一清早就服劳役去了。女郎摇晃着起了床，在炉子里生了火，出外去采蒺藜。

她捧了一束青草回家，开始煮午饭，将盛了水的提锅搁在火上，把青草放进去。猫在条凳下咪呜咪呜地叫着，小孩也在条凳下尖叫；茫然失神的八岁女孩蜷曲着身子坐在条凳上，肿胀的婴儿睡在摇篮里。

快到中午了。甘卡走出屋外，望了望太阳，向走过旁边的邻人问明了她的爹妈在什么地方干活，再回到屋里。她喂小孩吃了蒺藜，自己也吃了，压了压饥火，可是煮熟的青草并没有使她增加气力。然后她把半流质的青草渣汁倒在两只提锅里，用头巾包好头走了。她摇晃着身体，吃力地一步一步走过村庄。女郎在瓦西列克家门口站住了，向他的母亲——她在院子里拾木片——问了好，继续往前走。她没有看见瓦西列克，因为他也在服劳役。这是晴朗的、有点炎热的一天，一缕缕的阳光照射在大

地上，空气中散发着香味，鸟儿们叽叽喳喳叫着，仙鹤在屋顶尖鸣。女郎拿着两提锅食物，始终是不稳定地跨着步子，她过了村庄，越过田野，然后再走过草场。终于，她出现在小河边。农民们都在小河那边的老爷地里干活。甘卡看见她的爸爸和妈妈也在他们中间。河面上横跨着一道小桥，桥面是够宽的，可是却不稳固，每走一步桥板就压弯一下。甘卡一走上小桥就摇晃起来了，她连忙退转来，在草地上坐下，因为她两条腿在发抖。哈尔瓦尔瞧见了女儿，向她喊了一声。

“你们自己到这儿来拿饭吧。我走不过小桥，我会跌下水去的。”女郎用微弱的声音喊。

哈尔瓦尔正要到女儿那里去，可是管家喝道：

“你在那里和女孩子讲什么废话，快干活！”

又对甘卡高叫：

“马上自己拿过来！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桥上走不得人吗？！好高贵的太太，大家来瞧瞧看……”

说着，对她作了个举鞭欲下的姿势。

甘卡挣扎着站起来，拿起提锅走上了小桥。这一次她走了一步没有摇晃，可是在第三步上她的脑袋开始晕眩。女郎再向前走……两条腿抖起来了，眼睛里发黑，她叫了一声，又跨了一步。管家在对岸叱喝：

“还不快些，嘿！你们瞧，多么娇滴滴啊！走起路来两条腿仿佛是别人的！”

他何尝想到，可怜的女孩子饿得一丝气力都没有了。

甘卡给管家一喝抖得更厉害了，她向桥下望了一望，一失手把提锅落下去了，她想往前走，身子却摇晃不定，她再叫了一声，接着……“扑通”栽进了河里。